



東周列國全志卷之五

白下蔡 昇元放甫評點

第二十一回

管夷吾智辨僉兒

齊桓公兵定孤竹

齊桓此出事事處置妥當深得盟主之體不愧爲五霸之首如
魯願從征則以險遠而不肯勞其跋涉燕人願爲前隊則以方
經兵困而不肯令其衝鋒分屯于葵茲委鮑叔牙以轉運安放
穩寔付托得人也休兵三日汰疲用精恤軍力也不戮降夷一
一撫慰收戎心也追逐山戎直搗孤竹不立夷種以益燕封一
勞永逸之計也教燕修貢長爲周藩小泉之田以畀無終親斬
答里錄恤高黑獎惜叔牙賞當功而罰當罪仍不失尊周之名

盟主之事也。不惜割地以成禮，不愛鹵獲以酬親過，而得經厚而不吝也。如此行事，五霸之中罕有其匹。五霸桓文為盛，齊桓又正于晉文。至聖之言固無虛譽，而桓公之所以得至于此，其亦漸染于管甯之故歟。

管子一生用兵，這次寔為大戰。看他處處精密，處處謹慎，用計用力無不得宜，真是大將之才。

管子天下奇才，兵法亦所素講，而伐戎之役幾乎數陷于危，可見兵之危事，曷可以輕試也哉。

老馬識途，蟻穴知水，俱從博物中得來。今人但只在平章摘句，咄博物為無用，不知倘遇疑難之事，其將何以自全也。

話說山戎乃北戎之一種，國於令支。令支音零，岐陽今永平府遷安縣地。亦曰離支，其西為燕，其東南為齊。齊令支界于三國之間，恃其地險，兵強不臣不

貢，屢犯中國。先時曾侵齊界，為鄭公子忽所敗。至是聞齊侯圖伯遂統我兵萬騎，侵擾燕國，欲絕其過齊之路。燕莊公抵敵不住，遣人走間道告急于齊。齊桓公問于管仲，管仲對曰：「方今為患，南有楚，北有戎，西有狄，此皆中國之憂，盟主之責也。」可見盟主原即我，不病燕猶不是好做的。

思膺之况，燕人被師，又求救乎桓公。乃率師救燕，師過濟水，魯莊公迎之于魯濟。濟水界齊魯之中西，為魯濟東為齊濟。桓公告以伐我之事，魯侯曰：「君剪豺狼以靖北方，敝邑均受其賜，豈惟燕人寡人願索敝賦以從。」願去，願去。

願去。桓公曰：「北方險遠之地，寡人不敢勞君玉趾。」願去，願去。若遂有功，君之靈也不然而借兵于君，未晚。魯侯曰：「敬諾。」桓公別了。

魯侯望西北進發，却覓令支。令支音零，岐陽今永平府遷安縣地。及二日，拔我女不可勝計，聞齊師大至，解圍而去。桓公兵至薊門關。古燕地，燕莊今薊州。

公出迎，謝齊侯遠救之勞。管仲曰：「山戎得志而去，未經挫折我兵，若

退我兵必然又來不經挫折斷不休息不如乘此伐之以除一方

之患可也桓公曰善燕莊公請率本國之兵為前隊一個願出力桓

公曰燕方經兵因何忍復令衝鋒一個不要出力君姑將後軍為寡

人聲勢足矣燕莊公曰此去東八十里國名無終今玉田縣地雖我種不

附山戎可以招致使為嚮道桓公乃大出金帛遣公孫隰朋召之無

終子即遣大將虎兒斑率領騎兵二千前來助戰桓公復厚賞之人

貪利不厚賞無以得其心也使為前隊約行將二百里桓公見山路逼峻問于燕

伯曰此地名葵茲乃北戎出入之要路也桓公與管仲商議將輕重

資糧分其一半屯聚于葵茲把穩令士卒伐木築土為關留鮑叔牙

把守委以轉運之事有他把守轉運連戎也放心休兵三日汰下疲病只用精壯

要訣兼程而進却說令支子密盧聞齊兵來伐召其將速買計議速

買曰彼兵遠來疲困乘其安營未定突然沖之可獲全勝亦說得是可見戎出

未嘗密盧與之三千騎速買傳下號令四散埋伏於山谷之中只等

齊兵到來行事虎兒斑前隊先到速買只引百餘騎迎敵虎兒斑奮

勇手持長柄鐵爪鎚望速買當頭便打速買大叫且慢來亦挺大捍

刀相迎略鬪數合速買詐敗引入林中一聲呼哨山谷皆應把虎兒

斑之兵截為二段虎兒斑死戰馬復被傷束手待縛恰遇齊侯大軍

已到王子成父大逞神威殺散速買之兵將虎兒斑救出速買大敗

而去虎兒斑先領戎兵多有損折來見桓公面有愧色桓公曰勝負

常事將軍勿以為意乃以名馬賜之如此用人那怕他不死力虎兒斑感謝不

已大軍東進三十里地名伏龍山桓公和燕莊公結寨于山上王子

成父賓須無立二營于山下皆以大車聯絡為城巡警甚嚴次日令

支子密盧親自帶領速買引著騎兵萬餘前來挑戰一連沖突數次

皆被車城隔住不能得入必是這等方算得精嚴延至午後管仲在山頭望見

兵漸漸稀少皆下馬臥地口中謾罵管仲撫虎兒斑之背曰將軍今日可雪恥也虎兒斑應諾車城開處虎兒斑引本國人馬飛逐殺出隰朋曰恐**我**兵有計管仲曰吾已料之矣即命王子成父率一軍出左賓須無率一軍出右兩路接應專殺伏兵原來山戎慣用埋伏之計見**齊**兵堅壁不動乃伏兵于谷中故意下馬謾罵以誘**齊**兵虎兒斑馬頭到處**我**兵皆棄馬而奔虎兒斑正欲追趕聞大寨鳴金即時勒馬而回密盧見虎兒斑不來追趕一聲呼哨招引谷中人馬指望悉力來攻却被王子成父和賓須無兩路兵到殺得七零八落**我**兵又大敗而回乾折了許多馬匹速買獻計曰**齊**欲進兵必繇黃臺山谷口而入吾將木石插斷外面多掘坑塹以重兵守之亦是一策不可輕看雖有百萬之眾不能飛越也伏龍山二十餘里皆無水泉必仰汲于濡水濡水從塞外來東南過合支若將濡流壩斷彼軍中泛水飲必亂亂則必潰

亦是行兵好計不可以成敗論之

吾因潰而乘之無有不勝一面再遣人求救于孤

竹國借兵助戰此萬全之算也密盧大喜依計而行却說管仲見**我**

兵退後一連三日不見動靜心下懷疑使諜者探聽行軍最貴偵探要緊之事回

言黃臺山大路已塞斷了管仲乃召虎兒斑問曰倘有別徑可入否

虎兒斑曰此去黃臺山不過十五里便可以直擣其國若要尋別徑

須從西南打大寬轉繇芝蔴嶺抄出青山口復轉東數里方是**令支**

巢穴行軍必須嚮導正為此等處要緊但山高路險車馬不便轉動耳正商議間牙

將連摯稟道**我**主斷吾汲道軍中乏水如何虎兒斑曰芝蔴嶺一派

都是山路非數日不到若無水攜載亦自難往桓公傳令教軍士鑿

山取水先得水者重賞公孫隰朋進曰臣聞蟻穴居知水當視蟻蛭

處掘之軍士各處搜尋並無蟻蛭又來稟復隰朋曰蟻冬則就暖居

山之陽夏則就涼居山之陰今冬月必于山之陽都從博物格物得來不可亂

掘軍士如其言果於山腰掘得水泉其味清冽桓公曰隱朋可謂聖

矣因號其泉曰聖泉伏龍山改為龍泉山軍中得水歡呼相慶密盧

打聽得齊軍未嘗之水大駭曰中國豈有神助耶不知博物便疑神助速買曰

齊兵雖然有水然涉遠而來糧必不繼吾堅守不戰亦是一策只是不高彼糧

盡自然退矣密盧從之管仲使賈須無假托轉回葵茲取糧却用虎

兒斑領路引一軍取芝蔴嶺進發以六日為期却教牙將連孛曰往

黃臺山挑戰以綴密盧之兵使之不疑如此六日我兵並不接戰管

仲曰以日計之賈將軍西路將達矣彼既不戰我不可以坐守乃使

士卒各負一囊實土其中先使人駕空車二百乘前探遇塹坑處即

以土囊填滿大軍直至谷口發聲喊齊將木石搬運而進密盧自以

為無患此大壞事人總是這兩箇字誤却日與速買飲酒為樂忽聞齊軍殺入連忙

跨馬迎敵未及交鋒我兵報西路又有敵軍殺到速買知小路有失

無心戀戰保著密盧望東南而走賈須無追趕數里見山路崎嶇

人馳馬如飛不及而還馬匹器仗牛羊帳幕之類遺棄無算俱為

有奪還國子子女不可勝計令國人從未見此兵威無不簞食壺

漿迎降于馬首桓公一一撫慰分付不許殺戮降夷一人甚得征夷之法

人大悅桓公召降戎問曰汝主此去當投何國降戎曰我國與

為隣素相親睦近亦曾遣人乞師未到此行必投也桓公問

強弱并路之遠近降戎曰乃東南大國自商朝便有城郭從

此去約百餘里有溪名曰卑耳過溪便是界內但山路險峻難

行耳桓公曰黨山戎為暴既在密邇宜前討之適鮑叔牙遣牙

將高黑運乾糧五十車到桓公即留高黑軍前聽用于降中挑選

精壯千人付虎兒斑帳下以補前損折之數休兵三日然後起程却

說密盧等行至見其主營里呵哭倒在地備言兵恃強侵奪

我國意欲乞兵報仇答里呵曰俺這里正欲起兵相助因有小恙遲
這幾日不意你喫了大虧此處有卑耳之溪深不可渡俺這里將竹
筏盡行拘回港中○兵插翅亦飛不過俟他退兵之後俺和你領兵
殺去即前管子所云未經挫折必然復來之說也恢復你的疆土豈不穩便大將黃花元
帥曰恐彼造筏而渡宜以兵守溪口晝夜巡行方保無事答里呵曰
彼若造筏吾豈不知遂不聽黃花之言再說○桓公大軍起程行不
十里望見頑山連路怪石嵯峨草木叢茸竹箐塞路有詩為證

盤盤曲曲接青雲

怪石嵯峨路不分

任是胡兒須下馬

還愁石窟有山君

管仲教取硫黃焰硝引火之物撒入草樹之間放起火來唵唵剝剝
燒得一片聲嚮真個草木無根狐兔絕影火光透天五日夜不絕火
熄之後命鑿山開道以便進車諸將稟稱山高且險車行費力管仲

曰○戎馬便于驅馳惟車可以制之乃製上山下山之歌使軍人歌之

上山歌曰

山崑崙兮路盤盤木濯濯兮頑石如攔雲薄薄兮日生寒我驅車
兮上巉岼高也風伯為馭兮兪兒操竿如飛鳥兮生羽翰音陟彼山巔
兮不為難

下山歌曰

上山難兮下山易輪如環兮蹄如墜聲轢轢兮人吐氣歷幾盤兮
頃刻而平地擣彼戎盧兮消烽燧勦勦孤竹兮億萬世

人夫唱起歌來你唱我和輪轉如飛桓公與管仲隰朋等登卑耳之
巔觀其上下之勢桓公嘆曰寡人今日知人力可以歌取也管仲對
曰臣昔在檻車之時恐○人見追亦作歌以教軍夫樂而忘倦遂有
兼程之功桓公曰其故何也對曰凡人勞其形者疲其神悅其神者

忘其形二語說得透徹試看守藝人每用力時口中多作歌唱可見桓公曰仲父通達人情一至於此於是催趨車徒一齊進發行過了幾處山頭又上一嶺只見前面大小車輛俱壅塞不進軍士稟稱兩邊天生石壁中間一徑止容單騎不通車輛桓公面有懼色謂管仲曰此處倘有伏兵吾必敗矣正在躊躇忽見山凹裏走出一件東西來桓公睜眼看之似人非人似獸非獸約長一尺有餘朱衣玄冠赤著兩脚向桓公面前再三拱揖如相逐之狀然後以右手握衣竟向石壁中間疾馳而去桓公大驚問管仲曰卿有所見乎管仲曰臣無所見桓公述其形狀管仲曰此正臣所製歌詞中兪兒者是也桓公曰兪兒若何管仲曰臣聞北方有登山之神名曰兪兒有霸王之主則出見君之所見其殆是乎拱揖相逐者欲君往伐也握衣者示前有水也右手者水右必深教君以向左也鬻翁有詩論管仲識兪兒之事詩云

春秋典籍數而知

仲父何從識兪兒

豈有異人傳異事

張華博物總堪疑

管仲又曰既有水沮幸石壁可守且屯軍山上使人探明水勢然後進兵探水者去之良久回報下山不五里即卑耳溪溪水大而且深雖冬不竭原有竹筏以渡今被國主拘收矣右去水愈深不啻丈餘若從左而行約去三里水面雖濶而淺涉之沒不及膝桓公撫掌曰兪兒之兆驗矣莊公曰卑耳溪不聞有淺處可涉此殆神助君侯成功也桓公曰此去臨淄城有路多少莊公曰過溪東去先圍子山次馬鞭山又次雙子山三山連絡約三十里此乃國朝臨淄三君之墓過了三山更二十五里便是無棣城即臨淄國君之都也虎兒班請率本部兵先涉管仲曰兵行一處萬一遇敵進退兩難須分兩路而行又精密又穩當其精密穩當總從謹慎中來也乃令軍人伐竹以簾貫之頃刻之間

成筏數百留下車輛以爲載後軍士牽之下了山頭將軍馬分爲二
隊王子成父同高黑引著一軍從右乘筏而渡爲正兵公子開方
貂隨著喬桓公親自接應實須無同虎兒班引著一軍從左涉水而
渡爲奇兵管仲同連摯隨著靈莊公接應俱于團子山下取齊却說
答里阿在無棣城中不知喬兵去來消息差小番到溪中打聽見滿
溪俱是竹筏兵馬紛紛而渡慌忙報知城中答里阿大驚卽命黃花
元帥率兵五千拒敵密盧曰俺在此無功願引速買爲前部黃花元
帥曰屢敗之人難與同事輕薄之言其實可恨跨馬逕行答里阿謂密盧曰西
北團子山乃東來要路相煩賢君臣把守就便接應俺這裏隨後也
到密盧口雖應諾却怪黃花元帥輕薄了他心中頗有不悅之意
那要不愧不却說黃花元帥兵未到溪口便遇了高黑前隊兩下接
住廝殺高黑戰黃花不過却待要走王子成父已到黃花撒了高黑

便與王子成父廝殺大戰五十餘合不分勝負後面喬侯大軍俱到
公子開方在右豎貂在左一齊掩上黃花元帥心慌棄軍而走五千
人馬被喬兵掩殺大半餘者盡降黃花單騎奔逃將近團子山見兵
馬如林都打著喬旗無二國旗號乃是賓須無等涉水而渡先據
了團子山了黃花不敢過山棄了馬匹扮作採樵之人從小路爬山
得脫喬桓公大勝進兵至團子山與左路軍馬做一處列營再公議
征進却說密盧引軍剛到馬鞭山前哨報道團子山已被喬兵所占
只得就馬鞭山屯札黃花元帥逃命至馬鞭山認做自家軍馬投入
營中却是密盧密盧曰元帥屢勝之將何以單身至此乘機報仇令人難堪况方
借力于彼黃花慙愧無極索酒食不得與以炒麥一升又索馬騎與
更是不該獨黃花大恨人人要恨不獨黃花也回至無棣城見答里阿請兵報仇答
里阿曰吾不聽元帥之言以至如此黃花曰喬侯所恨在于命今

日之計惟有斬密盧君臣之首獻于魯君與之講和可不戰而退官報私仇計策却未嘗不是

答里阿曰密盧窮而歸我何忍賣之宰相兀律古進曰臣有一計可以反敗為功答里阿問何計兀律古曰國之北有地名曰旱海又謂之迷谷乃砂磧之地音述水滸有石一望無水草從來國人死者棄

之於此白骨相望白晝常見鬼又時時發冷風風過處人馬俱不能存立中人毛髮輒死又風沙刮起咫尺不辨若誤入迷谷谷路紆曲

難認急不能出兼有毒蛇猛獸之患誠得一人詐降誘至彼地不須廝殺管取死亡八九吾等整頓軍馬坐待其敝豈非妙計答里阿曰

魯兵安肯至彼乎兀律古曰主公同宮眷暫伏陽山孤竹之東南令城中百姓俱往山谷避兵空其城市然後使降人告于魯侯只說吾主逃

往砂磧借兵彼必來追趕墮吾計矣黃天元帥欣然願往更與騎兵千人依計而行黃天元帥在路思想不斬密盧之首魯侯如何肯信

若使成功主公亦必不加罪遂至馬鞭山來見密盧却說密盧正與

魯兵相持未決且喜黃花救兵來到欣然出迎黃花出其不意即於馬上斬密盧之首速買大怒縛刀上馬來鬪黃花兩家軍兵各助其

主自相擊鬪互有殺傷速買料不能勝單刀獨馬遶奔虎兒班營中投降虎兒班不信叱軍士縛而斬之可憐令國君臣只因侵擾申

原一朝俱死于非命豈不哀哉史官有詩云
山有黃臺水有濡 周圍百里令支居

燕山鹵獲今何在 國滅身亡可嘆吁
黃天元帥并有密盧之眾直奔魯君獻上密盧首級備言國主傾國

逃去砂磧與外國借兵報仇臣勸之投降不聽今自斬密盧之首投于帳下乞收為小卒情願率本部兵馬為嚮道追趕國主以效微勞

桓公見了密盧首級不繇不信即用黃花為前部引大軍進發直抵

無棣果是個空城益信其言爲不謬誠恐答里阿去遠止留○兵一支守城其餘盡發連夜追襲黃花請先行探路桓公使高黑同之大軍繼後已到砂磧桓公催軍速進行了許久不見黃花消息看天晚但見白茫茫一片平沙黑黯黯音壓千重慘霧冷淒淒數羣啼鬼亂颯颯幾陣悲風寒氣逼人毛骨俱悚音標狂飈刮地人馬俱驚軍馬多有中惡而倒者時桓公與管仲並馬而行仲謂桓公曰臣久聞北方有旱海是極利害之處恐此是也何不早些探聽幾陷一危偵深不明之故也不可前行桓公急教傳令收軍前後隊已自相失帶來火種遇風卽滅吹之不然管仲保著桓公帶轉馬頭急走隨行軍士各各敲金擊鼓一來以屏陰氣二來使各隊聞聲來集只見天昏地慘東西南北茫然不辨不知走了多少路且喜風息霧散空中現出半輪新月眾將聞金鼓之聲追隨而至屯扎一處挨至天曉計點眾將不缺止不見○照朋一

人其軍馬七斷八續損折無數幸而隆冬閑蟄毒蛇不出軍聲喧鬧

猛獸潛藏這等去處亦自天幸不然真箇不死帶傷所存無幾矣管

仲見山谷險惡絕無人行急教尋路出去奈東冲西撞盤盤曲曲全

無出路桓公心下早已著忙管仲進曰臣聞老馬識途無終與山戎

連界其馬多從漠北而來可使虎兒斑擇老馬數頭觀其所往而隨

之宜可得路也又是博物之驗所桓公依其言取老馬數匹縱之先

行委委曲曲遂出谷口鬻翁有詩云

蟻能知水馬知途 異類能將危困扶

堪笑淺夫多自用 誰能舍己聽忠謨

再說黃花元帥引○將高黑先行逕走陽山一路高黑不見後隊大

軍來到教黃花暫住等候一齊進發黃花只顧催○高黑心疑勒馬

不行被黃花執之來見○主答里阿黃花瞞過殺密盧之事只說

密盧在馬鞭山兵敗被殺臣用詐降之計已誘齊侯大軍陷于旱海
又擒得齊將高黑在此聽憑發落答里阿謂高黑曰汝若投降吾當
重用高黑睜目大罵曰吾世受齊恩安肯臣汝犬羊哉又罵黃花汝
誘吾至此我一身死不足惜吾主兵到汝君臣國亡身死只在早晚
教你悔之無及黃花大怒拔劍親斬其首真忠臣也答里阿再整軍
容來奪無棣城齊莊公因兵少城空不能固守令人四面放火乘亂
殺出直退回團子山下寨再說齊桓公大軍出了迷谷行不十里遇
見一枝軍馬使人探之乃公孫淵朋也於是合兵一處逕奔無棣城
來一路看見百姓扶老攜幼紛紛行走管仲使人問之答曰齊桓公主
逐去齊兵已回城中吾等向避山谷今亦歸梓里耳管仲曰吾有計
破之矣乃使虎兒斑選心腹軍士數人假扮做城中百姓隨著眾人
混入城中只待夜半舉火爲應虎兒斑依計去後管仲使齊侯攻打

南門連擊攻打西門公子開方攻打東門只留北門與他走做路却
教王子成父和隰朋分作兩路埋伏于北門之外只等答里阿出城
截住擒殺管仲與齊桓公離城十里下寨時答里阿方救滅城中之
火招回百姓復業一面使黃花整頓兵馬以備廝殺是夜黃昏時後
忽聞炮聲四響報言齊兵已到將城門圍住黃花不意齊兵卽至大
喫一驚驅率軍民登城守望延至半夜城中四五路火起黃花使人
搜索放火之人虎兒斑率十餘人逕至南門將城門砍開放齊軍
馬入來黃花知事不濟扶答里阿上馬覓路奔走聞北路無兵乃開
北門而去行不二里但見火把縱橫鼓聲震地王子成父和隰朋兩
路軍馬殺來開方豎貂虎兒斑得了城池亦各統兵追襲黃花元帥
死戰良久力盡被殺答里阿爲王子成父所獲元律古死於亂兵之
中至天明迎接桓公入城桓公數答里阿助惡之罪親斬其首懸之

北門以警戎夷安撫百姓戎人言高黑不屈被殺之事桓公十分嘆
息卽命錄其忠節待回國再議恤典莊公聞魯侯兵勝入城亦自
團子山飛馬來會稱賀已畢桓公曰寡人赴君之急跋涉千里幸而
成功命一朝珍滅關地五百里然寡人非能越國而有之也
請以益君之卦莊公曰寡人籍君之靈得保宗社足矣敢望益地
惟君建置之桓公曰北垂僻遠若更立夷種必然復叛君其勿辭東
道已通勉修先召公之業貢絲于周長爲北藩寡人與有榮施矣
明處得當歸到尊周方是慶本意不然只是與鄰邦効力耶
三軍以無國有助戰之功命以小泉山下之田界之小泉山今在玉田縣東北
虎兒斑拜謝先歸桓公休兵五日而行再渡卑耳之溪於石壁取下
車輒整頓停當緩緩而行見令支一路荒煙餘燼不覺慘然謂令支
曰戎主無道殃及草木不可不戒龐叔牙自葵茲關來迎桓公曰餉

饋不乏皆大夫之功也又分付魯伯設戍葵茲關遂將齊兵撤回魯
伯送桓公出境戀戀不舍不覺送入齊界去魯界五十餘里桓公曰
自古諸侯相送不出境外寡人不可無禮于魯君乃割地至所送之
處界魯處他人不能以爲謝過之意魯伯苦辭不允只得受地而
還在其地築城名曰魯留地今在滄州長蘆縣東北言留魯侯之德于魯也魯自
此西北增地五百里東增地五十餘里始爲北方大國諸侯因桓公
救魯又不貪其地莫不畏魯之威感魯之德史官有詩云

千里提兵治犬羊 要將職貢達周王
休言黷武非良策 尊攘須知定一匡

桓公還至魯曾曾莊公迎勞于水次設饗稱賀桓公以莊公親厚特
分二戎鹵獲之半以贈魯亦只是人情好看耳然莊公知管仲有采
邑名曰小穀在魯界首乃發丁夫代爲築城以悅管仲之意時魯莊

公三十二年周惠王之十五年也是年秋八月魯莊公薨魯國已亂
要知魯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公子友兩定魯君

齊皇子獨對委蛇

魯莊只因有孟任一殷姻緣故應承齊女之婚好讓孟任署印
耳只是娶了姜氏既不寵愛又不加意防閑以致蓮于慶父釀
成禍亂魯莊之混帳沒分曉此又其一事也

有力而悍與好勇無禮之人皆不可親近而又不可種仇慮其
有變也况種之仇而又近之乎蜀先主戒張桓侯曰卿好鞭打
健兒而使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觀魯般之被弑于圍人拳也
信然

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又曰千金之子不死于盜賊蓋身重而宜
自愛也子般之臨喪門公之夜出先已不知自愛矣登遭弑逆
之禍後人可不戒哉

管子之博物而不能知取水之法隰朋知之不能知委蛇之狀
皇子知之可見學問無窮桓公曰任獨者暗任眾者明雖是為
管子蓋羞然却亦是至理

話說公子慶父字仲曾莊公之庶兄其同母弟名牙字叔則莊公之

庶弟莊公之同母弟曰公子友因手掌中生成一友字文遂以為名

字季謂之季友雖則兄弟三人同為大夫一來嫡庶之分二來惟季

友最賢所以莊公獨親信季友莊公即位之三年曾遊郎臺郎地名於

臺上窺見黨氏之女孟任容色姝麗使內侍召之孟任不從莊公曰

苟從我當立汝為夫人也孟任請立盟誓莊公許之孟任遂割臂血

警神與莊公同宿于臺上遂載回官聘則為妻奔則為妾這歲餘生

下一子名般莊公欲立孟任為夫人請命于母文姜文姜不許必欲

其子與母家聯姻遂定下襄公始生之女為婚只因姜氏年幼直待

二十歲上方纔娶歸所以孟任雖未立為夫人那二十餘年却也權

主六宮之政位號雖不曾得却享了比及姜氏入魯為夫人孟任已

病廢不能起未幾卒以妾禮葬之姜氏久而無子其姊叔姜從嫁生

一子曰啓先有妾風氏乃魯國子子爵之女生一子名申風氏將申

托于季友謀立為嗣季友曰子般年長乃止姜氏雖為夫人莊公念

是殺父仇家外雖禮貌心中不甚寵愛這等看來魯莊之不報仇只是怕耳公子慶父

生得魁偉軒昂姜氏看上了他到是他去就陰使內侍往來通語遂與慶

父私通情好甚密因與叔牙為一黨相約異日共扶慶父為君叔牙

為相鬻翁有詩云

淫風鄭衛只尋常 更有齊風不可常

堪笑魯邦偏締好 文姜之後又哀姜

莊公三十一年一冬無雨欲行雩祭祈禱先一日演樂于大夫梁氏

之庭梁氏有女色甚美公子般悅之陰與往來亦有約為夫人

之誓是日梁女梯牆而觀演樂梯牆觀樂小女子氣圍人養馬子

在牆外窺見梁女姿色立于牆下故作歌以挑之歌曰

桃之夭夭兮凌冬而益芳中心如結兮不能踰牆願同翼羽兮化

為鴛鴦

公子般亦在梁氏觀雩聞歌聲出看見圍人華大怒命左右擒下鞭

之三百的說不出來血流滿地華再三哀求乃釋之公子般訴之于

莊公莊公曰華無禮便當殺之不可鞭也華之勇捷天下無比鞭之

必懷恨于汝矣原來圍人華有名絕方曾登稷門魯南城樓飛身而

下及地復湧身一躍遂手攀樓屋之角以手撼之樓俱震動莊公勸
殺犖亦畏其勇故也子般曰彼匹夫耳何慮焉圍人犖果恨于般遂
投慶父門下次年秋莊公疾篤心疑慶父故意先召叔牙問以身愛
之事叔牙果盛稱慶父之才若主魯國社稷有賴况一生一及生謂
及謂兄魯之常也莊公不應叔牙出復召季友問之季友對曰君與
孟任有盟矣既降其母可復廢其子乎莊公曰叔牙勸寡人立慶父
何如季友曰慶父殘忍無親非人君之器叔牙私于其兄不可聽之
臣當以死奉般莊公點頭遂不能言季友出宮急命內侍傳莊公口
語使叔牙待于大夫鍼季之家卽有君命來到叔牙果往鍼氏季友
乃封鳩酒鳩音朕鳥羽其一瓶使鍼季毒死叔牙復手書致牙曰君
有命賜公子死公子飲此而死子孫世不失其位不然族且滅矣叔
牙猶不肯服鍼季執耳灌之須臾九竅流血而死史官有詩論鳩牙

之事曰

周公誅管安周室

季友鳩牙靖魯邦

為國滅親真大義

六朝底事忍相戕

是夕莊公薨季友奉公子般主喪諭國人以明年改元各國遣弔自
不必說至冬十月子般念外家黨氏之恩聞外祖黨氏病死往臨其

喪慶父密召圍人犖謂曰汝不記鞭背之恨乎夫蛟龍離水匹夫可
觀此語可知制輕出之非汝何不報之於黨氏吾為汝主犖曰苟公子相助敢

不如命乃懷利刃晝夜奔黨大夫家時已三更踰牆而入伏于舍外

至天明時小內侍啓門取水圍人犖直入寢室子般方下牀穿履驚

問曰汝何至此犖曰來報去年鞭背之恨耳子般急取牀頭劍劈之

傷額破腦犖左手格劍右手握刀刺般中脅而死內侍驚報黨氏黨

氏家眾操兵齊來攻犖犖因破腦不能戰被眾人亂砍為泥季友聞

子般之變知是慶父所為恐及于禍乃出奔陳國以避難慶父伴為

不知罪歸於圍人舉滅其家以解說于國人夫人姜氏遂欲立慶父

慶父曰二公子謂申與啟猶在不盡殺絕未可代也姜氏曰當立申乎慶

父曰申年長難制不如立啟乃為子般發喪假訃告為名親至魯國

告以子般之變納賄于豎貂立公子啟為君時年八歲是為閔公閔

公乃叔姜之子叔姜是夫人姜氏之娣也閔公為魯桓公外甥閔公

丙畏哀姜外畏慶父欲借外家為重故使人訂魯桓公會于落姑之

地齊地閔公牽桓公之衣密訴以慶父內亂之事八歲小兒即知如此可謂早慧矣有才無

可憐甚是垂淚不止桓公曰今者魯大夫誰最賢閔公曰惟季友最賢

今避難于魯國桓公曰何不召而復之閔公曰恐慶父見疑全不似

可憐桓公曰但出寡人之意誰敢違者乃使人以桓公之命召季

友于陳閔公次于邱地候季友至邱並載歸國立季友為相托言魯

侯所命不敢不從時魯惠王之六年魯閔公之元年也是冬魯侯復

恐魯之君臣不安其位使大夫仲孫湫來候問且窺慶父之動靜閔

公見了仲孫湫流涕不能成語後見公子申與之談論魯事甚有條

理仲孫曰此治國之器也囑季友善視之因勸季友早除慶父季友

伸一掌示之仲孫已悟孤掌難鳴之意曰湫當言于吾君儻有緩急

不敢坐視慶父以重賂來見仲孫仲孫曰苟公子能忠于社稷寡君

亦受其賜豈惟湫乎固辭不受慶父悚懼而退仲孫辭閔公歸謂桓

公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也桓公曰寡人以兵去之何如仲孫曰慶

父兇惡未彰歸罪國討之無名臣觀其志不安于為下必復有變乘

其變而誅之此霸王之業也桓公曰善閔公二年慶父謀篡益急只

為閔公是魯侯外甥况且季友忠心相輔不敢輕動忽一日閔人報

大夫卜齮音以相訪慶父迎進書房見卜齮怒氣勃勃問其來意卜齮

訴曰我有田與太傅慎不害田庄相近被慎不害用強奪去我去告
 誣主公主公偏護師傅反勸我讓他以此不甘特來投公子求於主
 公前一言慶父屏去從人謂卜齮曰主公年幼無知雖言不聽子若
 能行大事我為子殺慎不害何如卜齮曰季友在懼不免謂免慶父
 曰主公有童心嘗夜出武闈官中小門名遊行街市子伏人於武闈候其
 出而刺之但云盜賊誰能知者吾以國母哀之命代立為君逐季友
 如反掌耳卜齮許諾乃求勇士得秋亞授以利七首使伏武闈閤公
 果夜出秋亞突起刺殺閤公左右驚呼擒住秋亞卜齮領家甲至奪
 去慶父殺慎不害於家仍是弑子般故智季友聞變夜叩公子申之門蹴之
 起告以慶父之亂兩人同奔魯國今兗州府避難髯翁有詩云
 子般遭弑閤公戕 操刃當時誰主張
 魯亂盡繇宮闈起 娶妻何必定齊姜

却說國人素服季友聞魯侯被殺相國出奔舉國若狂皆怨卜齮而
 恨慶父是日國中罷市一聚千人先圍卜齮之家滿門遭戮將攻慶
 父聚者益眾慶父知人心不附欲謀出奔想起魯侯曾藉魯力以復
 國魯有恩可因魯以自說於魯况文姜原有莒醫一脈交情今夫
 人姜氏即文姜之姪女有此因緣凡事可托遂微服扮作商人載了
 貨賂滿車出奔魯國夫人姜氏聞慶父奔魯安身不牢亦想至魯國
 躲避不止避難想是還想快活左右曰夫人以仲慶父故得罪國人今復聚一國
 誰能容之季友在魯眾所與也夫人不如適魯以乞憐于季乃奔魯
 國求見季友季友拒之弗見季友聞慶父姜氏俱出遂將公子由歸
 魯一面使人告難于魯桓公謂仲孫湫曰今魯國無君取之何如
 仲孫湫曰魯秉禮之國雖遭弑亂一時之變人心未忘魯公不可取
 也况公子申明習國事季友有勘亂之才必能安集眾庶不如因而

守之桓公曰諾乃命上卿高侯率南陽齊邑甲士三千人分付高侯相機而動公子申堪主社稷即當扶立為君以修隣好不然便可併兼其地高侯領命而行來至魯國恰好公子申季友亦到高侯見公子申相貌端莊議論條理心中十分敬重遂與季友定計擁立子申為君是為僖公使甲士幫助魯人築鹿門之城以防魯之變季友使公子奚斯隨高侯至魯謝魯侯定國之功一面使人如莒要假手魯人以戮慶父啖以重賂却說慶父奔莒之時載有魯國寶器因魯醫以獻于魯子納之至是復貪魯重賂使人謂慶父曰魯國福小懼以公子為兵端請公子改適他國慶父猶未行魯子下令遂之慶父思魯紹曾受賂相好乃自縊如魯疆吏素知慶父之惡不敢擅納疆吏如此君相乃寓居于汶水之上恰好公子奚斯謝魯事畢還至汶水與慶父相見欲載之歸國慶父曰季友必不見容子魚

能為我代言乞念先君一脈願留性命長為匹夫死且不朽奚斯至魯復命遂致慶父之言僖公欲許之季友曰使弑君者不誅何以戒後因私謂奚斯曰慶父若自我尚可為立後不絕世祀也奚斯領命再往汶上欲告慶父而難于啓齒乃於門外號陶大哭慶父聞其聲知是奚斯乃嘆曰子魚不入見而哭甚哀吾不免矣乃解帶自縊於樹而死奚斯乃入而殮之還報僖公僖公嘆息不已忽報魯子遣其弟羸拏音筑領兵臨境聞慶父已死特索謝賂季友曰魯人未嘗擒送慶父安得居功乃自請率師迎敵僖公解所佩寶刀相贈謂曰此刀名曰孟勞長不滿尺鋒利無比叔父寶之季友懸于腰袴之間謝恩而出行至鄆池魯公子羸拏列陣以待季友曰魯新立君國事未定若戰而不勝人心動搖矣魯拏貪而無謀吾當以計取之乃出陣前請羸拏面話因謂之曰我二人不相悅士卒何罪聞公子多力善

博友請各釋器械與公子徒手賭一雌雄何如羸拏曰甚善兩下約
 退軍士就于戰場放對一來一往各無破綻約鬪五十餘合季友之
 子行父時年八歲友甚愛之俱至軍中時在旁觀鬪見父親不能取
 勝連呼孟勞何在才是一個八歲季友忽然醒悟故意賣箇破綻讓
 換拏趕入一步季友略一轉身于腰間拔出孟勞回手一揮連眉帶
 額削去天靈蓋半邊刀無血痕真寶刀也當軍見主將劈倒不待交
 鋒各自逃命季友全勝唱凱還朝僖公親自迎至于郊立為上相賜
 費邑為之采地季友奏曰臣與慶父叔牙並是桓公之孫臣以社稷
 之故鳩叔牙繼慶父大義滅親臣非得已今二子俱絕後而臣獨叨
 榮爵受大邑臣何顏見桓公于地下僖公曰二子造逆封之得無非
 典季友曰二子有逆心無逆形且其死非有刀鋸之戮也宜並建之
 以明親親之誼僖公從之乃以公孫放慶父繼慶父之後是為孟孫

氏慶父字仲後人以字為氏本曰仲孫因諱慶父之惡改為孟也孟

孫氏食采于成今在兗州府寧陽縣以公孫茲繼叔牙之後是為叔孫氏食采

于郕今在東平府費縣季友食采于費今在兗州府費縣加封以汶陽之田是為季孫

氏于是季孟叔三家鼎足而立並執魯政謂之三桓是曰魯南門無

故自崩立後可也并執魯政失賞罰識者以為高而忽傾異日必有

凌替之禍兆已見矣史官有詩云

手文徵異已壞功 孟叔如何亦並封

亂世天心偏助逆 三家宗裔是桓公

話說齊桓公知姜氏在邾謂管仲曰魯桓閔二公不得令終皆以我

姜之故謂文姜若不行討魯人必以為戒姻好絕矣管仲曰女子既

嫁從夫得罪夫家非外家所得討也君欲討之宜隱其事桓公曰善

乃使豎貂往邾送姜氏歸魯姜氏行至夷齊地今來州府高密縣宿館舍豎貂

告姜氏曰夫人與弒二君齊魯莫不聞之夫人即歸何面目見太廟乎不如自裁猶可自蓋也蓋謂姜氏聞之閉門哭泣至半夜寂然豈貂啓門視之已自縊死矣豎貂告夷宰使治殯事飛報僖公僖公迎其喪以歸葬之成禮曰母子之情不可絕也謚之曰哀故曰哀姜後八年僖公以莊公無配仍附哀姜于太廟此乃過厚之處却說齊桓公自救定魯以後威名愈振諸侯悅服桓公益信任管仲專事飲獵為樂一日獵于太澤之陂豎貂為御車馳馬驟較射方懽桓公忽然停目而視半晌無言若有懼容豎貂問曰君瞪目何所視也桓公曰寡人適見一鬼物其狀甚怪而可畏良久忽滅殆不祥乎豎貂曰鬼陰物安敢晝見桓公曰先君自姑夢而見大豕是亦晝也汝為我亟召仲父豎貂曰仲父非聖人烏能悉知鬼神之事桓公曰仲父能識愈兒何謂非聖豎貂曰君前者先言愈兒之狀仲父因逢君之意

飾美說以勸君之行也君今但言見鬼勿洩其狀如仲父言與君合則仲父信聖不欺矣桓公曰諾乃趨駕歸心懷疑懼是夜遂大病如瘧明日音俱管仲與諸大夫問疾桓公召管仲與之言見鬼寡人心中畏恐不能出口仲父試道其狀管仲不能答曰容臣詢之豎貂在傍笑曰臣固知仲父之不能言也桓公益增管仲憂之懸書於門如有能言公所見之鬼者當贈以封邑三分之一有一人荷笠懸鵝音純破衣而來求見管仲管仲揖而進之其人曰君有恙乎管仲曰然其人曰君病見鬼乎管仲又曰然其人曰君見鬼於大澤之中乎管仲曰子能言鬼之狀否吾當與子共家言以家其人曰請見君而言之管仲見桓公于寢室桓公方累重裯而坐使兩婦人摩背兩婦人推足豎貂捧湯立而後飲管仲曰君之病有能言者臣已與之俱來君可召之桓公召入見其荷笠懸鵝心殊不喜遽問曰仲父言識鬼者乃汝

乎對曰公則自傷耳鬼安能傷公桓公曰然則有鬼否對曰有之水
有罔象丘有旱罔山有藪野有彷徨澤有委蛇桓公曰汝試言委蛇
之狀對曰夫委蛇者其大如轂其長如轆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
聞轟車之聲聞則捧其首而立若是這等個樣子此不輕見見之者

必霸天下又好在此句桓公輾轉然而笑不覺起立曰此正寡人之

所見也於是頓覺精神開爽不知病之何往矣桓公曰子何名對曰

臣名皇子齊西鄙之農夫也桓公曰子可留仕寡人遂欲爵為大夫

皇子固辭曰公尊王室攘四夷安中國撫百姓使臣常為治世之民

不妨農務足矣不願居官桓公曰高士也真是高士替得不差賜之粟帛命有

司復其家復重賞管仲豎貂曰仲父不能言而皇子言之仲父安得

受賞乎桓公曰寡人聞之任獨者暗任眾者明二句徹醒天下後世

奈何不肯聽微仲父寡人故不得聞皇子之言也豎貂乃服時周惠王十

七年狄人

狄國今山東濟南府有樂安城是也

侵犯邢

姓

又移兵伐衛衛懿公使

人如函告急諸大夫請救之桓公曰伐戎之役瘡痍未息且俟來春

救兵如救火豈有等到來春之理齊桓公露出馬脚來了合諸侯往救可也其冬衛大夫甯速至

齊言狄已破衛殺衛懿公今欲迎公子燮為君衛侯大驚曰不早救

衛孤罪無辭矣不知狄如何破衛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衛懿公好鶴亡國

齊桓公興兵伐楚

人君不可有偏好有偏好多致有碍於國何也蓋君之所恃以

安固者民心也一有偏好則有損於民有損於民則有碍於國

矣只看衛懿公便是榜樣只因好鶴便重斂于民以充鶴糧既

要重斂自然不恤民之飢凍到有事時教他拚命出力效死疆

東周列國志 卷之五
場何可得也故衛懿公之身死國亡不怪其好鶴只怪其好鶴而不恤民耳若人君有恤民之心卽偶有所好民亦樂于供給又何怨毒之有

衛懿好鶴重斂而不恤民固有死亡之道然在列國中比較起來却還不算已甚似不應至于如此大約衛朔賊殺兩兄致父驚死既抗王入國又助逆親犯王城罪大惡極天欲滅其嗣故報之于其子使授此慘禍也吁可畏哉

已知衛有狄人之難而不往救出救邢之軍而故緩其期邢衛之潰亡齊桓不得無罪然遷邢封衛實齊爲之倡不吝財貨不辭勞苦卒存二國而又安之其功亦不可泯也齊兵伐戎之役獨任其勞深入險遠之地連讎二國之君卒能闢地而安居則兵力非有不足也救邢之役有宋曹合兵有邢爲內應若用其

謀力狄豈果不可勝哉挫其鋒而折其氣彼來有所傷而去無所得甲中國之威沮狄人之計亦可希數世之安也乃計不出此而恣狄以潰邢邢潰則狄人之所欲得焉雖能驅之使遁而兵鋒未挫銳氣未降旣無所懲于前安望其戒于後哉徒以傲中國而飽貪夷吾未見其計之得也

今之瘍醫人凡有小癩召使視之論其才力非不能散之使消也而彼則姑養之或反投毒劑焉俟其潰爛痛楚因頓不可忍乃徐爲之定痛而生肌于以邀美名而索重謝且以號于人曰非我莫能奏功也病家亦從而稱之曰實有大造于我也卽其親若友無不曰某某之才力不常也而不知其所損固已多矣倘有重疾或爲疔瘡或爲腫毒或再甚而爲癰疽此其難治固不止什伯于小癩也而有人焉于其初時出妙方施妙藥不旬

數目而病遂霍然此其功固不止什伯于向之瘍醫也而病者不曰病小不足爲則曰天地神祇之我祐也不爲無功或反得罪焉故醫者相傳皆故困之而後救之于以取名而索賄予心知其然而無可奈何也今之居間者人有小怨召而請焉論其才力非不能說之使解也而彼則姑待之或反加撥置焉俟其爭訟角鬪煩擾不可耐乃徐爲之兩和而平處于以邀美名而索重謝且以號于人曰非我莫能排解也而有事者亦從而感之曰實有大益于我也卽其親若友無不曰某某之才力不常也而不知其所損固已多矣倘有重情或關門戶或關面顏或再甚而有關於身家性命此其難處固不止什伯于小怨也而有人焉于其初時出急心施妙筭不銖兩費而事遂脫然此其功固不止什伯于向之居間也而有事者不曰吾理之本長

則曰他人必將更易也不惟無功或且得罪焉故居間者相煽皆故困之而後解之于以取名而索賄于目覩其然而無可奈何也齊桓管仲之于邢衛殆亦前三者之智也然瘍醫居間之計不過損于人而遷邢存衛及恣狄以爲中國憂是皆并損于已者也然則齊桓管子之計其尙出于瘍醫居間下哉

齊桓責楚之言歷來議論不一大約齊雖主盟中國兵力終不如楚不足以制之若責以僭王猾夏之罪楚必不服責之而不服霸業不成矣故責以包茅命其易于認過但約同列國出兵一番若單只責其包茅又嫌其過于輕易故遠引昭三之事亦爲後來易于轉灣地步耳故管子曰楚必復遣使吾因取成焉以討楚出以服楚歸不亦可乎已是明明白白情見乎詞矣齊國賢才頗衆伐蔡討楚事體不爲不重大而衝鋒一第隊却

又遣一豎人貂齊桓之不檢甚矣獨怪管子亦在軍中乃不諫阻何耶卒之漏洩軍情使楚得以為備幸而管子持重措詞有方遂將就取成得以全軍而退倘或不然楚人佯為不知誘以深入重地而後潛行抄襲不幾喪帥辱國為天下笑耶用人不當幾罹不測之殃吾今日念之猶覺有岌岌之勢也

屈完兩番奉使前對齊侯可謂不辱國命後只願盟而不請戰是識得大體者

話說衛惠公之子懿公自周惠王九年嗣位在位九年般樂怠傲不

恤國政只是此四字要緊若肯恤國政好鶴尚可不妨也最好的是羽族中一物其名曰鶴

按浮邱伯相鶴經云

鶴陽鳥也而遊於陰因金氣乘火精以自養金數九火數七故鶴七年一小變十六年一大變百六十年變止于六百年形定體尙

潔故其色白聲聞天故其頭亦食于水故其喙長棲于陸故其足高翔于雲故毛豐而肉疎大喉以吐故修頸以納新故壽不可量行必依洲渚止不集林木蓋羽族之宗長仙家之騏驥也鶴之上相隆鼻短口則少眠高脚疎節則多力露眼赤睛則視遠鳳翼雀毛則喜飛龜背鼈腹則能產輕前重後則善舞洪髀音彼何也趾則能行那鶴色潔形清能鳴善舞所以懿公好之俗諺云上人不好下人不要因懿公偏好那鶴凡獻鶴者皆有重賞弋人百方羅致都來進獻自苑圍宮庭處處養鶴何止數百有齊高帝咏鶴詩為証

八風舞遙翮

九野弄清音

一摧雲間志

為君苑中禽

懿公所畜之鶴皆有品位俸祿上者食大夫俸次者食士俸懿公若出遊其鶴亦分班從幸命以大軒載于車前號曰鶴將軍這等都是小兒舉動

不謂國君亦養鶴之人亦有常俸厚斂于民以充鶴糧又見一句要緊話若不厚斂于民即鶴有民有饑凍全不無恤若不能撫恤百姓即鶴與人并六

夫石祁子乃石碯之後石駘仲之子為人忠直有名與甯莊子名遠

同秉國政皆賢臣也二人進諫屢次俱不聽公子燬乃惠公庶兄公

子碩然于夷姜而生者即文公也燬知音台必亡托故如齊桓公妻

以宗女竟留齊國音台人向來心憐故太子急子之寃即此一句可見

山于好自惠公復位之後百姓日夜咒咀若天道有知必不終于祿

位只因急子與書俱未有子公子碩早死黔牟已絕惟恐有賢德所

以人心俱歸附之及懿公失政公子燬出奔音台人無不含怨却說北

狄音台胡人今音台太王之時音台強盛逼太王遷都于岐及武王一

統周公南懲荆舒北膺戎狄中國久安迨平王東遷之後南蠻北狄

交肆其橫單說北狄土名曰音台控絃數萬常有迭蕩中原之意及

聞齊伐山戎音台嘖怒曰齊兵遠伐必有輕我之心當先發制之乃驅

胡騎二萬伐音台小國殘破其國聞齊謀救音台遂移兵向齊時音台懿公

正欲載鶴出遊音台報到音台入寇懿公大驚即時斂兵授甲為戰守計

百姓皆逃避村野不肯即音台懿公使司徒拘執之須臾擒百餘人來

問其逃避之故眾人曰君用一物足以禦狄安用我等懿公問何物

眾人曰鶴懿公曰鶴何能禦狄耶眾人曰鶴既不能戰是無用之物

君做有用以養無用百姓所以不服也懿公曰寡人知罪矣願散鶴

以從民可乎石祁子曰君亟行之猶恐其晚也懿公果使人縱鶴鶴

素受豢養盤旋故處終不肯去將軍戀主可謂忠臣石甯二大夫親往街市述

備候悔過之意百姓始稍稍復集音台兵已殺至熒澤河北地名頃刻三報

石祁子奏曰音台兵驍勇不可輕敵臣請求救于音台懿公曰音台昔日奉

命來伐雖然退兵我國並未修聘謝為何早不聘謝直至安肯相救

今日方纔想起耶

二十五

五卷五十四

東周列國志

卷之五

五十四

東周列國志

不如一戰以決存亡甯速曰臣請率師禦狄君居守懿公曰孤不親行恐人不用心人之用心與否豈在親行乎乃與石祁子玉玦使代理國政曰卿決斷如此決矣與甯速矢使專力守禦又曰國中之事全委二卿寡人不勝狄不能歸也石甯二大夫皆垂淚懿公分付已畢乃大集車徒使大夫渠孔為將子伯副之黃夷為先鋒孔嬰齊為後隊一路軍人口出怨言懿公夜往祭之軍中歌曰

鶴食祿民力耕鶴乘軒民操兵狄鋒厲兮不可撓欲戰兮九死而

一生鶴今何在兮而我瞿瞿為此行

懿公聞歌悶悶不已大夫渠孔用法太嚴人心益離行近熒澤見敵

軍千餘左右紛馳全無行次渠孔曰人言狄勇虛名耳誘兵之計也

臨陣其即命鼓行而進狄人詐敗引入伏中一時呼哨而起如天崩

地場將兵截做三處你我不能相顧兵原無心交戰見敵勢兇

猛盡棄車仗而逃懿公被狄兵圍之數重渠孔曰事急矣請偃大旆君微服下車尙可脫也懿公嘆曰二三子苟能相救以旆為識不然去旆無益也寧孤一死以謝百姓耳須臾兵前後隊俱敗黃夷戰死孔嬰齊自刎而亡狄軍圍益厚子伯中箭墜車懿公與渠孔先後被害被狄人砍為肉泥全軍俱沒髯翁有詩云

曾聞古訓戒禽荒 一鶴誰知便喪邦

熒澤當時遍燐火 有能騎鶴返仙鄉

狄人囚太史華龍滑禮孔欲殺之華禮二人知胡俗信鬼詎之曰我太史也貢掌國之祭祀我先往為汝白神不然鬼神不汝祐國不可得也輿購信其言遂縱之登車甯速方戎服巡城望見單車馳到認是二太史大驚問主公何在曰已全軍覆沒矣狄師強盛不可坐待滅亡宜且避其鋒甯速欲開門納之禮孔曰與君俱出不與君俱

入人臣之義謂何吾將事吾君于地下遂拔劍自刎一個見得有華

龍滑曰不可失史氏之籍乃入城一個不死得也有理蓋史氏實是

後逃命哭聲震天比也甯速與石祁子商議引著一個要緊事真不可失非借口貪侯宮眷及公子申乘夜乘小車出

殺戮又分兵追逐石祁子保宮眷先行甯速斷後且戰且走從行之

民半羅音羅兵將及黃河喜得桓公遣兵來迎備下船隻是夜渡河

秋兵方纔退去將國府庫及民間存留金粟之類劫掠一空來意

路看見骸骨暴露血肉狼籍不勝傷感行至一處見大旆倒于荒澤

之傍弘演曰旆在此為比這當不遠矣未數步聞帥吟之聲前往察之見

一小內侍折足而臥死亦弘演問曰汝認得主公死處否內侍

指一堆血肉曰此即主公之屍也吾親見主公被殺為足傷不能行

走故臥守於此欲俟國人來而示之弘演視其屍體俱已零落不全

惟一肝完好弘演對之再拜大哭乃復命於肝前如生時之禮事畢

弘演曰主公無人收葬吾將已身為棺耳囑從人曰我死後埋我於

林下俟有新君方可告之遂拔佩刀自剖其腹手取亦未可全信蓋這等死法于義無取也懿公之肝納于

腹中這個可以不必然出于呂氏春秋其事掩因以車載小內侍渡河察聽新君消息却說石祁子先扶公子申

登舟甯速收拾遺民音計也陳樂隨後趕上至于漕邑點查男女纔存得七百有

二十人狄人殺戮之多豈不悲哉二大夫相議國不可一日無君其

奈遺民太少乃于其滕二邑十抽其三共得四千有餘人連遺民湊

成五千之數即于漕邑創立盧舍扶立公子申為君是謂戴公宋桓

成

五

公御說許桓公新臣各遣人致唁戴公先已有疾立數日遂薨甯速

如齊迎公子燬嗣位齊桓公曰公子歸自做邑將守宗廟若器用不

具皆寡人之過也乃遺以良馬一乘四馬祭服五稱全副牛羊豕鷄

狗各三百隻又以魚軒魚足贈其夫人兼美錦三十端命公子無虧

帥車三百乘送之並致門材使立門戶公子燬至漕邑弘演之從人

同折足小內侍俱到備述納肝之事公子燬先遣使具棺往熒澤收

殮一面為懿公戴公發喪追封弘演錄用其子以旌其忠諸侯重

桓公之義多有弔賻時周惠王十八年冬十二月也其明年春正月

衛侯燬改元是為文公纔有車三十乘寄居民間甚是荒涼文公布

衣帛冠蔬食菜羹衛文公是賢君然當此早起夜息撫安百姓人稱

其賢公子無虧辭回齊國留甲士三千人協戍漕邑以防狄患無虧

回見桓公言衛燬草創之狀并述弘演納肝之事桓公嘆曰無道之

君亦有忠臣如此者乎其國正無艾也管仲進曰今留戍勞民不如

擇地築城一勞永逸桓公以為然正欲糾合諸侯同役忽聞國

子所封今遣人告急言狄兵又到本國勢不能支伏乞救援桓公問

管仲曰刑貢縣刑可救乎管仲對曰諸侯所以事齊謂齊能拯其災患也不

能救衛又不救刑霸業隕矣桓公曰然則刑衛之急孰先管仲對曰

俟刑患既平曰而城衛此百世之功也桓公曰善即傳檄宋魯曹

各國合兵救刑俱于聶北地取齊宋曹二國兵先到管仲又曰狄寇

方張刑力未竭狄方張之寇其勞倍助未竭之力其功少不如待之

刑不支狄必潰狄勝刑必疲驅疲狄而援潰刑所謂力省而功多者

也待其兩疲而驅挾以援刑為得計俟刑之既潰而存之則功雖

多而力不省狄既勝刑而驅之狄惟去而不會其銳則力雖省

而功不多况狄勝而刑潰則刑之府庫玉帛皆盡于狄狄欲

已而何疲之有後來中國屢有狄患之桓不得辭其咎也桓公用

臣有詩譏管仲不早救**邾**乃霸者養亂為功之謀也詩云

救患如同解倒懸 提兵那可復遷延

從來霸事遜王專 功利偏居道義先

話說三國駐兵聶北約及兩月狄兵攻**邾**晝夜不息**邾**人力竭潰圍

而出謀報方到**邾**國男女填湧而來計其殺傷當復不少俱投奔**齊**營求救內

一人哭倒在地乃**邾**侯叔顏也桓公復起慰之曰寡人相援不早以

致如此罪在寡人當請**宋**公**曹**伯共議驅逐狄人即日拔寨都起狄

王睽瞞擄掠滿欲無心戀戰聞三國大兵將至放起一把火望北飛

馳而去比及各國兵到只見一派火光狄人已遁正是得志而去比嘗疲來桓公

傳令將火撲滅問叔顏故城尚可居否叔顏曰百姓逃難者大半在

夷儀地方邾願遷夷儀以從民欲肯欲民欲國便可有桓公乃命三國各具版

築築夷儀城使叔顏居之更為建立朝廟添設廬舍牛馬粟帛之類

皆從**齊**國運至充物其中**邾**國君臣如歸故國歡祝之聲徹耳後轉

以儀衛遷為事畢**宋**曹欲辭**齊**歸國桓公曰**邾**國未定城**邾**而不城備文公所賦

邾其謂我何諸侯曰惟霸君命桓公傳令移兵向**邾**凡音木盛土屬畜插之屬

盡攜帶隨身邾文公公遠遠相接桓公見其大布為衣大帛為冠不

改喪服側然久之乃曰寡人籍諸君之力欲為君定都未審何地為

吉文公燬曰孤已卜得吉地在於楚邱但版祝之費非亡國所能辦

耳桓公曰此事寡人力任之即日傳令三國之兵俱往楚邱興工復

運門枊重立朝廟謂之封**邾**文公感**齊**再造之恩為木瓜之詩以

詠之詩云

投我以木瓜兮報之以瓊瑤投我以木桃兮報之以瓊瑤投我以

木李兮報之以瓊玖

當時稱桓公存三亡國謂立德公以存**邾**城夷儀以存**邾**城楚邱以

東周列國志 卷之五 二十九 五卷

存衛有此三大功勞此所以謂五霸之首也潛淵先生讀史詩云

周室東遷綱紀摧 桓公糾合振頹頽

興滅繼絕存三國 大義堂堂五霸魁

時**楚**成王能憚任用令尹子女圖治修明國政有志爭霸聞**齊**侯救

齊存衛頌聲傳至荆襄**楚**成王心甚不樂謂子文曰**齊**侯布德沽名

潛名二字正是人心歸向寡人伏處漢東德不足以懷人威不足以

攝眾當今之時有**齊**無**楚**寡人恥之子女對曰**齊**侯經營伯業於今

幾三十年矣彼以尊王為名諸侯樂附未可敵也**齊**居南北之間為

中原屏蔽王若欲圖中原非得**齊**不可成王曰誰能為寡人任伐**齊**

之事者大夫鬬章願往成王與車二百乘長驅至**齊**却說**齊**自純門

受師以後日夜隄防**齊**兵探知**齊**國與師**齊**伯大懼即遣大夫明伯

率師把守純門使人星夜告急于**齊****齊**侯傳檄大合諸侯于樅音槲

將謀救**齊**鬬章知**齊**有準備又聞**齊**救將至恐其失利至界而返

成王大怒解佩劍賜鬬廉使即軍中斬鬬章之首鬬廉乃鬬章之兄

也既至軍中且隱下**楚**王之命密與鬬章商議欲免國法必須立功

方可自贖鬬章跪而請教鬬廉曰**齊**知退兵謂汝必不驟來若疾走

襲之可得志也鬬章分軍為二隊自率前隊先行鬬廉率後隊接應

却說鬬章銜枚臥鼓悄悄地侵入**齊**界恰遇明伯在界上點閱車馬

伯聞有寇兵正不知何國敵兵來去俱不待知慌忙點兵在界上迎

住廝殺不期鬬廉後隊已到反抄出**齊**師之後腹背夾攻明伯力不

能支被鬬章只一鐵簡打倒雙手拿來此等無用之人拿來正如鬬廉乘勝掩殺

齊兵折其大半鬬章將明伯上了囚車便欲長驅入**齊**鬬廉曰此番

掩襲成功且徒免死敢僥倖從事耶乃即日班師鬬章歸見**楚**成王

叩首請罪奏曰臣回軍是誘敵之計非怯戰也成王曰既有擒將之

功權許準罪但鄭國未服如何撤兵鬪廉曰恐兵少不能成功懼虜國威成王怒曰汝以兵少為辭明是怯敵今添兵車二百乘汝可再往若不得鄭成休見寡人之面鬪廉奏曰臣願兄弟同往若鄭不投降當縛鄭伯以獻成王壯其言許之乃拜鬪廉為大將鬪章副之共率車四百乘重望鄭國殺來史臣有詩云

荆襄自帝勢炎炎

蠶食多邦志未厭

溱洧何辜三受伐

解懸只把霸君贍

且說鄭伯聞聃伯被囚復遣人如齊請救管仲進曰君數年以來救燕存魯城邢封衛恩德加于百姓大義布于諸侯若欲用諸侯之兵此其時矣君若救鄭不如伐齊觀此數語便知齊有畏楚之心必須大合諸侯齊有畏楚之心相公曰大合諸侯必為備可不勝乎管仲曰蔡人得罪於君君欲討之久矣齊蔡接壤誠以討蔡為名因而及齊兵法所謂出其不意

者也先時穆公以其妹嫁桓公為第三夫人一日桓公與蔡姬共

登小舟遊于池上採蓮為樂蔡姬戲以水灑公公止之姬知公畏水

故蕩其舟水濺公衣公大怒曰婢子不能事君乃遣豎貂送蔡姬歸

國蔡穆公亦怒曰已嫁而歸是絕之也竟將其妹更嫁于齊國為

成王夫人一國之君端喜娶齊一國之婦為夫人何也桓公深恨蔡侯故管仲言及之桓公

曰黃二國黃州俱姬姓國不堪蔡暴遣使納款寡人欲與會盟伐

齊之日約為內應何如管仲曰黃遠齊而近齊一向服齊所以僅

存今背而從齊齊人必怒怒必加討當此時我欲救則阻道路之遙

不救則乖同盟之義况中國諸侯五合六聚儘可成功何必借助襄

爾管子全在利害不如以好言辭之桓公曰遠國慕義而來辭之將

失人心桓公之言亦管仲曰君但識吾言于壁異日勿忘黃黃之急

也桓公遂與黃二君盟會密訂伐齊之約以明年春正月為期二

君言舒國人助楚為虐天下稱為荆舒不可不討桓公曰寡人

當先取舒國以剪楚翼乃密寫一書付於徐子徐與舒近徐麻嫁為

齊桓公第二夫人有婚姻之好一向歸附於齊故桓公以舒事囑之

徐果引兵襲取舒國桓公命徐子屯兵舒城以備緩急江黃二君

各守本界以候調遣其後管仲死楚果與師先滅黃

友至齊謝罪稱有邾莒之隙不得共刑之役今聞會盟江黃特來

申好嗣有征伐願執鞭前驅桓公大喜亦以伐楚之事密與訂約時

楚兵再至鄭國鄭文公請成以紓民禍大夫孔叔曰不可齊方有事

於楚以我故也人有德于我棄之不祥宜堅壁以待之於是再遣使

如齊告急桓公授之以計使揚言齊救卽至以緩楚至期或君或臣

率一軍出虎牢於上蔡取齊等候協力攻楚於是遍約宋魯陳衛曹

許之君俱要如期起兵名為討蔡實為伐楚明年為周惠王之十三

年春正月元旦齊桓公朝賀已畢便議討蔡一事命管仲為大將率

領隰明賓須無鮑叔牙公子開方豎人貂等出車三百乘甲士萬人

分隊進發太史奏七日出軍上吉豎貂請先率一軍這等人如何可

潛行掠蔡就會集各國車馬桓公許之人恃全不設備直待齊

兵到時方纔斂兵計守豎貂在城下耀武揚威唱令攻城至夜方退

蔡穆公認得是豎貂先年在齊宮曾伏侍蔡姬受其恩惠蔡姬退回

又是他送去的曉得是宵小之輩乃于夜深使人密送金帛一車求

其緩兵豎貂受了遂私將齊侯糾合七路諸侯先侵蔡後伐齊一段

軍機備細洩漏於蔡不日各國軍到將蔡城蹂為平地不如及早逃

遁為上使者回報齊侯大驚當夜率領宮眷開門出奔齊國百姓為

主卽時潰散豎貂自以為功飛報齊侯去訖却說蔡侯至齊見了成

王備述豎貂之語成王方省齊謀傳令簡閱兵車準備戰守一面撤

回鬪草伐鄭之兵數日後齊侯兵至上蔡豎貂謂見已畢七路諸侯陸續俱到一個個躬率車徒前後來助戰軍威甚壯那七路

宋桓公御說魯僖公申陳宣公杵臼衛文公燬鄭文公捷曹昭公班許穆公新臣

連主伯齊桓公小白共是八位內許穆公抱病力疾率師先到蔡地桓公嘉其勞使序于曹伯之上是夜許穆公薨齊侯留蔡三日為之發喪命許國以侯禮葬之七國之師望南而進直達楚界只見界上早有一人衣冠整肅停車道左磬折而言曰來者可是齊侯可傳言楚國使臣奉侯久矣那人姓屈名完乃楚之公族官拜大夫今奉王之命為行人使于齊師桓公曰楚人何以豫知吾軍之至也管仲曰此必有人漏洩消息既彼遣使必有所陳臣當以大義責之使彼自愧屈可不戰而降矣管仲亦乘車而出與屈完車上拱手屈完開

言曰寡君聞上國車徒辱于敝邑使下臣完致命寡君命使臣辭曰

齊各君其國齊居于北海楚近于南海雖風馬牛不相及也北北相誘

且不知君何以涉于吾地敢請其故管仲對曰昔周成王封吾先君

太公于齊使召康公魯賜之命辭曰五侯九伯汝世掌征伐以夾輔

周室其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地北至無棣西凡有不共王職

汝勿赦宥自周室東遷諸侯放恣寡君奉命主盟修復先業爾楚國

於南荆當歲貢包茅以助王祭自爾缺貢無以縮酒寡人是微且昭

王南征而不返亦爾故也爾其何辭屈完對曰周失其綱朝貢廢缺

天下皆然豈惟南荆雖然包茅不入寡君知罪矣敢不共給以承君

命若夫昭王不返惟膠舟之故君其問諸水濱寡君不敢任咎完將

復于寡君言畢麾車而退管仲告桓公曰楚人崛強未可以口舌屈

也宜進逼之乃傳令入軍同發直至陘山楚地潁川召陵縣有陘臺離漢水不遠

晉仲下令就此屯札不可前行諸侯皆曰兵已深入何不濟漢決一

死戰而逗留于此管仲曰楚既遣使必然有備兵鋒一交不可復解

只是怕楚非有他也今吾頓兵此地遙張其勢楚懼吾之眾將復遣使吾因取

成焉以討楚出以服楚歸不亦可乎將就了事脚諸侯猶未深信議

論紛紛不一却說楚成王已拜鬬子文為大將蒐甲厲兵屯于漢南

只等諸侯濟漢便來邀擊謀報八國之兵屯駐陘地子文進曰管仲

知兵不萬全不發今以八國之眾逗留不進是必有謀豈料其別無

就了事耳當遣使再往探其強弱察其意向或戰或和決計未晚成王曰

此番何人可使子文曰屈完既與夷吾識面宜再遣之屈完奏曰缺

貢包茅臣前承其咎矣君若請盟臣當勉行以解兩國之紛若欲請

戰別遣能者屈完說定請成方去成王曰戰盟任卿自裁寡人不汝

第二十四回

盟召陵禮款楚大夫

會蔡丘義戴周天子

齊桓伐楚一事最是出醜費了許多經營氣力却不曾占得楚

人分毫便宜既不能震之以兵威又不能屈之以口舌屈完初

次說問諸水濱後次說眾無所用反受其侮最要是盟會一着

而八國之君勞師動眾僅與楚之行人大夫一畎辱亦甚矣况

旋師未幾楚即動圍許之兵齊人既不能復行征伐又不能責

之以詞徒為楚人所笑耳齊桓至此霸業垂成幸有服楚之虛

名便已心滿意足非真有久遠之謀也前叔詹之策楚元曰且

求勝者亦必畏敗真是曉事之言吾于桓仲伐楚之役也亦云

輒濤塗與申侯相忌相傾固是小人常態然亦互有巧拙如一

東周列國志 卷之五 三十四 五卷十四
人共義說齊侯兵出東方便當二人同說轅濤塗只欲自己居
功故獨自進言所以申侯得行其詐諸侯之尊周齊之力也齊
楚并雄未見強弱舍齊事楚實爲禍基申侯只欲順鄭君一時
之心不慮後來之患所以濤塗得用其讒總之申侯貪而愚貪
則惟欲求利愚則不知慮患濤塗狡而險狡則其設謀深險則
其害人毒此是二人分別處不可不知

惠王親受子頹之禍幾及于危使自已偏心一動便欲廢嫡立
庶已是可笑却反怪諸侯推戴世子忘齊桓之功而就乍附之
楚不知是何肺腸楚之效順亦齊力也宰孔說得甚明惠王豈
有不知只是偏心所蔽便都不顧耳

偏愛怒齊固是惠王不是然齊桓舉動亦復欠妥擁戴世子以
安儲位固也請見請盟亦已足矣久留于外事實可疑惠王一

則曰諸侯不散能保齊之無異謀乎再則曰子鄭違背父命植
黨樹私心則偏愛之心而其言則不爲無理齊桓管仲其亦失
計也夫

齊王知惠王之偏愛將以亂周故擁戴世子以杜其邪謀固爲
善計乃至子已則棄無虧而欲立昭且囑之于隣國何耶處人
則明處已則昏其齊桓之謂歟

管仲知易牙豎貂之奸恐其亂政及已之身能得于君除之可
也無虧未聞失德乃棄長而立幼又不除去豎貂易牙是明啓
作亂之端而又貽之以柄矣後五公子之亂管仲不得辭其咎
也

齊桓雖然稱霸然生平缺略處尙多却使氣驕志滿思欲封禪
又宮室壯麗服御僭侈中下之材耳管仲不能諫止乃效其所

為而託言分謗又委曲其說以解之其意可知矣先師云管仲之器小哉蓋謂其易盈耳

話說屈完再至齊軍請面見齊侯言事管仲曰使復來請盟必矣

君其禮之屈完見齊桓公再拜桓公答禮問其來意屈完曰寡君以

不貢之故致于君討寡君已知罪矣君若肯退師一舍寡君敢不惟

命是聽桓公曰大夫能輔爾君以修舊職俾寡人有辭於天子又何

求焉屈完稱謝而去歸報齊王言齊侯已許臣退師矣臣亦許以入

貢君不可失信也少頃諜報八路軍馬拔寨俱起齊王再使探實回

言退三十里在召陵地在開封府鄭城縣西駐札齊王曰齊師之退必畏我也

只此一句便知後來盟好不終欲悔入貢之事子文曰彼八國之君尚不失信於匹

夫謂屈完君可使匹夫食言於國君乎齊王嘿然乃命屈完資金帛八

車再往召陵犒八路之師復備菁茅一車在齊軍前呈樣過了然後

貢表如周進貢却說許穆公喪在本國世子業嗣位主喪是為僖公

感桓公之德遣大夫百佗百里之子率師會於召陵桓公聞屈完再到分

付諸侯將各國車徒分為七隊分別七方齊國之兵屯於南方以當

楚衝侯齊軍中鼓起七路一齊鳴鼓器械盛甲勢要十分整齊以強

中國之威勢屈完既入見齊侯陳上犒軍之物桓公命分派入軍其

菁茅驗過仍令屈完收管自行進貢桓公曰大夫亦曾觀我中國之

兵乎屈完曰完僻居南服未及睹中國之盛願借一觀桓公與屈完

同登戎輅望見各國之兵各占一方聯絡數十里不絕齊軍中一聲

鼓起七方鼓聲相應正如雷霆震擊駭地驚天桓公喜形於色謂屈

完曰寡人有此兵眾以戰何患不勝以攻何患不克屈完對曰君所

以主盟中夏者為天子宣布德意撫恤黎元也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若恃眾逞力國雖編小有方城為城方城今南陽府裕州地漢水為

池池深城峻雖有百萬之眾正未知所用耳桓公面有慙色謂屈完曰大夫城之良也寡人願與若國修先君之好如何屈完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於同盟寡君其敢自外請與君定盟可乎桓公曰可見晚留屈完宿於營中設宴款待次日立壇於召陵桓公執牛耳為主盟管仲為司盟屈完稱君之命同立載書楚人得便宜中國全無體面自今以後世通盟好桓公先歃七國與屈完以次受歃禮畢屈完再拜致謝管仲私與屈完言請放聃伯還鄭屈完亦代蔡侯謝罪兩下各許諾管仲下令班師途中鮑叔牙問於管仲曰楚之罪僭號為大吾子以包茅為辭吾所未解管仲對曰楚僭號已三世矣我是以擯之齊僭斥也非也非古去字同於蠻夷儻責其草號肯俛首而聽我乎若其不聽勢必交兵兵端一開彼此報復其禍非數年不解南北從此騷然矣吾以包茅為辭使彼易於共命苟有服罪之名亦足以誇耀諸侯

還報天子不愈於兵連禍結無已時乎只是怕楚之甚連此鮑叔牙來亦是不不得已耳
嗟歎不已胡曾先生有詩曰

奄王南海目無周 仲父當年善運籌
不用寸兵成款約 千秋伯業誦齊侯

又髯翁有詩譏桓仲苟且結局無害於楚所以齊兵退後楚兵復犯中原如故桓仲不能再興伐楚之師矣詩云

南望躊躇數十年 遠交近合各紛然
大聲罪狀謀方壯 直草淫名局始全
昭廟孤魂終負痛 江黃義舉但貽愆
不知一畝成何事 依舊中原戰血鮮

陳大夫轅塗濤聞班師之令與鄭大夫申侯商議曰師若取道於陳鄭糧食衣履所費不貲國必甚病不若東循海道而歸使魯承供

給之勞吾二國可以少安申侯曰善子試言之濤塗言於桓仲曰君
北伐我南伐楚若以諸侯之眾觀兵於東夷東方諸侯畏君之威敢
不奉朝請乎桓公曰大夫之言是也少頃申侯請問桓公召人申侯
進曰臣聞師不踰時懼勞民也今自春徂夏霜露風雨師力疲矣若
取道於陳鄭糧食衣屨取之猶外府也若出於東方儻東夷梗路恐
不堪戰將若之何濤塗自恤其國非善計也君其察之桓公曰微大
夫之言幾誤吾事乃命執濤塗於軍使鄭伯以虎牢之地賞申侯之
功因使申侯大其城邑為南北藩蔽鄭伯雖然從命自此心中有不
樂之意陳侯遣使納賂再三請罪桓公乃赦濤塗諸侯各歸本國桓
公以管仲功高乃奪大夫伯氏之駢邑三百戶在青州府臨朐縣以益其封
焉楚王見諸侯兵退不欲貢茅屈完曰不可以失信於齊且楚惟絕
故使齊得私之以為重若假此以自通於周則我與齊共之矣楚

王曰奈二王何言稱王不使上表屈完曰不序爵伯稱遠臣其可也如此頗善處

完之才真可愛王從之即使屈完為使賫菁茅十車加以金帛共獻天子

周惠王大喜曰楚不共職久矣今效順如此殆先王之靈乎乃告於文武之廟因以昨賜楚謂屈完曰鎮爾南方毋侵中國屈完再拜稽

首而退屈完方去後齊桓公遣隰朋隨至以服楚告楚貢已至而齊

乃使次子帶與世子鄭一同出見隰朋微窺惠王神色似有倉皇無

主之意隰朋自周歸謂桓公曰周將亂矣桓公曰何故隰朋曰周王

長子名鄭先皇后姜氏所生已正位東宮矣姜后薨次妃陳嬀有寵

立為繼后有子名帶帶善於趨奉周王愛之呼為太叔遂欲廢世子

而立帶臣觀其神色倉皇必然此事在心故也恐小弁之事復見於今日君為盟主不可不圖桓公乃召管仲謀之管仲對曰臣有一計

可以定**周**桓公曰仲父計將安出管仲對曰世子危疑其黨孤也之世雖君臣父子之間亦以黨之眾寡為強弱君今具表**周**王言諸侯願見世子請世子出會諸侯世子一出君臣之分已定王雖欲廢立亦難行矣桓公曰善乃傳檄諸侯以明年夏月會於首止地再遣隰朋入**周**言諸侯願見世子以申尊王之情**周**惠王本不欲子鄭出會因**齊**勢強大且名正言順難以辭之只得許諾隰朋歸報至次年春桓公遣陳敬仲先至首止築宮以待世子駕臨夏五月**齊****宋****魯****陳****衛****鄭****許****曹**八國諸侯並集首止世子鄭亦至停駕於行宮桓公率諸侯起居子鄭再三謙讓欲以賓主之禮相見桓公曰小白等忝在藩室見世子如見王也敢不稽首子鄭謝曰諸君且休矣是夜子鄭使人邀桓公至於行宮詎以太叔帶謀欲奪位之事桓公曰小白當與諸臣立盟其戴世子世子勿憂也子鄭感謝不已遂留於行宮諸侯亦不敢歸國各就館舍

輪番進獻酒食

以此一番已足見推及犒勞與從之屬子鄭恐久

諸國便欲辭歸京師桓公曰所以願與世子留連者欲使天王知吾等愛戴世子不忍相舍之意所以杜其邪謀也方今夏月大暑稍俟秋涼當送駕還朝耳這個主意遂預擇明期用秋八月之吉却說周

惠王見世子鄭久不還轅知是**齊**侯推戴心中不悅更兼惠后與叔

帶朝夕在傍將言語浸潤惠王因宰周公孔來見謂之曰**齊**侯名雖

伐**楚**其實不能有加於**楚**齊不能有加于楚他人說得獨有惠王

是已申尊周之義矣楚人多年不貢王命今齊桓一出即能制楚使

來不可謂無加於楚矣况除楚之外其列國之尊王無非齊力乎惠

王此言不今**楚**人貢獻效順大非昔比未見**楚**之不如**齊**也**齊**又率

諸侯擁留世子不知何意將置朕於何地朕欲煩太宰通一密信於

鄭伯使**鄭**伯棄**齊**從**楚**因為孤致意**楚**君努力事**周**無負朕意宰孔

奏曰**楚**之效順亦**齊**力也王奈何棄久**楚**之伯舅音匿小目呢周齊世姻而就乍

附之蠻夷乎

宰孔之言甚是明白惠王為偏心所蔽故其言不入

惠王曰鄭伯不離諸侯不散

能保齊之無異謀乎朕志決矣太宰無辭宰孔不敢復言惠王乃為

璽書一通封函甚固密授宰孔宰孔不知書中何語只得使人星夜

達於鄭伯鄭文公啓函讀之言子鄭違背父命植黨樹私不堪為嗣

朕意在次子帶也叔父

同姓諸侯例稱叔父

若能舍齊從楚共輔少子朕願委

國以聽鄭伯喜曰吾先公武莊世為王卿士領袖諸侯不意中絕夷

於小國厲公又有納王之勞未蒙召用今王命獨臨於我敢將及焉

諸大夫可以賀我矣大夫孔叔諫曰齊以我故勒兵於楚今乃反齊

事楚是悖德也况翼戴世子天下大義君不可以獨異

此段語道理利害俱有說

得甚是明白鄭文為貪心所蔽所以其言不入

鄭伯曰從霸何如從王且王意不在世子孤

何愛焉孔叔曰周之主祀惟嫡與長幽王之愛伯服桓公之愛子克

莊王之愛子頊皆君所知也人心不附身死無成君不惟大義是從

而乃蹈五大夫之覆轍乎後必悔之

重中一編尚說利害更為明顯鄭文只是不聽總為貪心所蔽

大夫申侯曰天子所命誰敢違之若從齊盟是棄王命也我去諸

侯必疑疑則必散盟未必成且世子有外黨太叔亦有內黨二子成

敗事未可知不如且歸以觀其變鄭文公乃從申侯之言托言國中

有事不辭而行齊桓公聞鄭伯逃去大怒便欲奉世子以討鄭管仲

進曰鄭與周接壤此必周有人誘之一人去留不足以阻大計且盟

期已及俟成盟而後圖之桓公曰善於是即首止舊壇歃血為盟齊

宋魯陳衛許曹共是七國諸侯世子鄭臨之不與歃示諸侯不敢與

世子敵也盟詞曰凡我同盟共翼王儲匡靖王室有背盟者神盟殛

之事畢世子鄭降階揖謝曰諸君以先王之靈不忘周室暇就寡人

自文武以下咸嘉賴之况寡人其敢忘諸君之賜諸侯皆降拜稽首

次日世子鄭欲歸七國各具車徒護送齊桓公回衛侯親自送出衛

境世子鄭垂淚而別史官有詩讚云

君王溺愛蒙嗣危 鄭伯甘將大義違

首止一盟諸位定 綱常賴此免凌夷

鄭文公聞諸侯會盟且將討鄭遂不敢從楚却說楚成王聞鄭不與首止之盟喜曰吾得鄭矣遂遣使通於申侯欲與鄭修好原來申侯先曾仕楚有口才貪而善媚楚文王甚寵信之及文王臨終之時恐後人不能容他贈以白璧使投奔他國避禍申侯奔鄭事厲公於櫟厲公復寵信如在楚時及厲公復國遂為大夫楚臣俱與申侯有舊所以今日打通這個關節要申侯從中懇懇背齊事楚申侯密言於鄭伯言非楚不能敵齊况王命乎不然齊楚二國皆將仇鄭鄭不支矣鄭文公惑其言乃陰遣申侯輸欵於楚周惠王二十六年齊桓公率同盟諸侯伐鄭圍新密鄭地時申侯尚在楚言於楚成王曰鄭

所以願歸字下者正謂惟楚足以抗齊也王不救鄭臣無辭以復命矣楚王謀於羣臣令尹子文進曰召陵之役許穆公卒於軍中齊所憐也許事齊最勤王若加兵於許諸侯必救則鄭圍自解矣楚王從之乃親將伐許亦圍許城諸侯聞許被圍果去鄭而救許許遂退申叔歸鄭自以為有全鄭之功揚揚得意滿望加封鄭伯以虎牢之役謂申侯已過分不加爵賞申侯口中不免有怨望之言明年春齊桓公復率師伐鄭陳大夫轅濤塗自伐楚歸時與申侯有隙乃為書致孔叔曰

申侯前以國媚齊獨擅虎牢之賞今又以國媚楚使子之君負德背義自召于戈禍及民社雖是挾私報復然說道理利害處却自不差必殺申侯齊兵可不戰而罷

孔叔以書呈於鄭文公鄭伯為前日不聽孔叔之言逃歸不盟以致

齊兵兩次至鄭心懷愧悔亦歸咎於申侯乃召申侯責之曰汝言惟楚能抗齊今齊兵屢至楚救安在申侯方欲措辭鄭伯鳴教武士推出斬之函其首使孔叔獻於齊軍曰寡君昔曰誤聽申侯之言不終君好今謹行誅使下臣請罪於幕下惟君侯赦宥之齊侯素知孔叔之賢乃許鄭平遂會諸侯於甯母齊鄭文公終以王命為疑不敢公然赴會使其世子華代行至甯母聽命子華與弟子臧皆嫡夫人所出夫人初有寵故立華為世子後復立兩夫人皆有子嫡夫人寵漸衰未幾病死又有南燕地在河南姑氏音吉之女為媵於鄭宮向未進御一夕夢一偉丈夫手持蘭草謂女曰余為伯儵乃爾祖也伯儵乃南燕始封之旦言其夢同伴嘲之曰當生貴子是日鄭文公入宮見此女而悅之左右皆相顧而笑文公問其故乃以夢對文公曰此佳兆也寡人為

汝成之遂命採蘭德佩之曰以此為符夜召幸之有娠生子名之曰蘭此女亦漸有寵謂之燕姑世子華見其父多寵恐他日有廢立之事乃私謀之於叔詹叔詹曰得失有命子亦行孝而已又謀之於孔叔孔叔亦勸之以盡孝子華不悅而去子臧性好奇詭集音聿以為冠師音督曰此非禮之服願公子勿服子臧惡其直言訴於其兄故子華與叔詹孔叔師叔二大夫心中俱有芥帶至是鄭伯使子華代行赴會子華慮齊侯見怪不願往叔詹促之使速行子華心中益恨思為自全之術既見齊桓公請屏左右然後言曰鄭國之政皆聽於洧氏即叔詹孔氏即孔叔子人氏即師叔三族逃盟之役三族者實主之若以君侯之靈除此三臣我願以鄭附齊比於附庸華於管仲管仲連聲曰不可不可諸侯所以服齊者禮與信也子奸父

口中雖只說欲去三族其實竟欲弑父自立矣只看我願以鄭附齊一語便知桓公曰諾遂以子華之謀告

命不可謂禮以奸來而謀亂其國不可謂信且臣聞此三族皆賢大夫鄭人稱爲三良所貴盟主順人心也違人自逞災禍必及以臣觀之子華且將不免君其勿許桓公乃謂子華曰世子所言誠國家大事俟子之君至當與計之子華而皮發赤汗流夾背遂辭歸鄭管仲惡子華之奸故洩其語於鄭人先有人報知鄭伯比及子華復命詭言齊侯深怪君不親行不肯許成不如從楚鄭伯大唱曰逆子幾賣吾國尙敢謬說耶叱左右將子華囚禁於幽室之中子華穴墻謀遁鄭伯殺之果如管仲所料公子翬奔宋鄭伯使人追殺之於途中鄭伯感齊不聽子華之德再遣孔叔如齊致謝并乞受盟胡曾先生詠史詩曰

鄭用三良似屋楹 一朝楹撤屋難撐
子華奸命思專國 身死徒留不孝名

此周惠王二十二年事也是冬周惠王疾篤王世子鄭恐惠后有變先遣下士王子虎告難於齊未幾惠王崩子鄭與周公孔召伯廖商議且不發喪星夜遣人密報於王子虎王子虎言於齊侯乃大合諸侯於洮地鄭文公亦親來受盟同歆者齊魯魯衛陳鄭曹諸共八國諸侯各各修表遣其大夫如周那幾位大夫

齊大夫隰朋 宋大夫華秀老魯之 曾大夫公孫高
衛大夫甯速 陳大夫轅選濤塗 鄭大夫子人無
曹大夫公子戊 許大夫百佗

八國大夫連轂而至羽儀甚盛假以問安爲名集於王城之外王子虎先驅報信王世子鄭使召伯廖簡勞然後發喪諸大夫固請謁見新王周召二公奉子鄭主喪諸大夫假便宜稱君命以弔遂公請王世子嗣位百官朝賀是爲襄王惠后與叔帶暗暗叫苦不敢復萌異

志矣襄王乃以明年改元傳諭各國襄王元年春祭畢命宰周公孔

賜胙於齊以彰翼戴之功齊桓公先期聞信復大合諸侯於葵邱此

之合只是欲齊桓公在路上一番耳時齊桓公在路上一番耳時齊桓公在路上一番耳時齊桓公在路上一番耳時

庶不分幾至禍亂今君儲位尙虛亦宜早建以杜後患桓公曰寡人

六子皆庶出也以長則無虧以賢則昭長衛姬無虧事寡人最久寡

人已許之立無虧矣易牙豎貂二人亦屢屢言之寡人愛昭之賢意

尙未決今決之於仲父管仲知易牙豎貂二人奸佞且素得寵於長

衛姬恐無虧異日為君內外合黨必亂國政公子昭鄭姬所出鄭方

受盟假此又可結好乃對曰欲嗣伯業非賢不可君既知昭之賢立

之可也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理正而名顯最是妥當管子以桓公曰

恐無虧挾長來爭奈何管仲曰周王之位待君而定今番會盟君試

擇諸侯中之最賢者以昭托之又何患焉桓公點首北至葵邱諸侯

畢集幸周公孔亦到各就館舍時宋桓公御說薨世子茲父讓國於

公子目夷茲父目夷不受茲父即位是為襄公襄公遵盟主之令雖

在新喪不敢不至乃墨衰喪喪服以赴會管仲謂桓公曰宋子請侯

稱有讓國之美可謂賢矣且墨衰赴會其事齊甚恭儲貳之事可以

托之桓公從其言即命管仲私請宋襄公館舍致齊侯之意襄公親

自來見齊侯齊侯握其手諄諄以公子昭囑之異日仗君主持使主

社稷襄公愧謝不敢當然心感齊侯相托之意已心許之矣至會日

衣冠濟濟環珮鏘鏘諸侯先讓天使升壇然後以次而升壇上設有

天王虛位諸侯北面拜稽如朝覲之儀然後各就位次宰周公孔捧

胙東向而立傳新王之命曰天子有事于文武請祭文武使孔賜伯

舅胙齊侯將下階拜受宰孔止之曰天子有後命以伯舅羣老八十

加勞賜一級無下拜桓公欲從之管仲從旁進曰君雖謙臣不可以

不敬桓公乃對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小白敢貪王命而廢臣職乎疾趨下階再拜稽首然後登堂受胙登受二字此解甚明今人禮帖凡愛人物皆曰登謬悞可笑諸侯皆服齊之有禮桓公因諸侯未散復申盟好頌周五禁曰毋壅泉毋遏糴毋易庶子毋以妾爲妻毋以婦人與國事誓曰凡我同盟言歸於好但以載書即誓書加以牲主使人宣讀不復殺牲歃血諸侯無不信服鬻翁有詩云

紛紛叛叛說春秋

攘楚尊周辨勝籌

不是桓公功業盛

誰能不敵信諸侯

盟事已畢桓公忽謂宰孔曰寡人聞三代有封禪之事其典何如可得聞乎此事春秋不載其有無未可知以大體看來齊桓雖驕矜亦未必思及于此未可信也宰孔曰古者封

泰山禪梁父

泰山下

封泰山者築土爲壇金泥玉簡以祭天報天之

功大處高故崇其土以象高也禪梁父者掃地而祭以象地之卑以

蒲爲車菹藉爲籍祭而掩之所以報地三代受命而興獲祐於天地

故隆此美報也桓公曰圓都於安邑圓都於臺圓都於豐鎬泰山梁

父去都城甚遠猶且封之禪之今二山在寡人之封內寡人欲微寵

天王舉此曠典請君以爲何如宰孔視桓公足高氣拔似有矜高之

色乃應曰君以爲可誰敢曰不可桓公曰俟明日更與諸君議之諸

侯皆散宰孔私詣管仲曰夫封禪之事非諸侯所宜言也仲父不能

發一言諫止乎管仲曰吾君好勝可以隱奪難以正格也夷吾今日

言之矣乃夜造桓公之前問曰君欲封禪信乎桓公曰何爲不信管

仲曰古者封禪自無懷氏至於圓成王可考者七十三家皆以受命

然後得封桓公艱然曰寡人南伐齊至於石陵北伐四我荆命支斬

平宋亂伐楚伐然後得封桓公艱然曰寡人南伐齊至於石陵北伐四我荆命支斬

新鄭城南衣裳之會六北南鄆鄆兩陶首九合諸侯一匡天下雖三代受命何

五卷四十五

以過於此封泰山禪梁父以示子孫不亦可乎管仲曰古之受命者

先有禎祥示徵然後備物而封其典甚隆備也鄒上鄒音曜之嘉禾

北里之嘉禾所以為盛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謂之靈茅王者受命

則生焉所以為籍東海致比日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祥瑞之物有

不召而致者十有五焉以書史冊為子孫榮今鳳凰麒麟不來而鴟

鴞數至嘉禾不生而蓬蒿繁植如此而欲行封禪恐列國有識者必

歸笑於君矣大史公史記載有此事不知其何所本也桓公嘿然明日遂不言封禪之事

桓公既歸自謂功高無比益治宮室務為壯麗凡乘輿服御之制比

於王者國人頗議其僭管仲乃於府中築臺三層號為三歸之臺臺在兗州府東阿縣

言民人歸諸侯歸四夷歸也又樹塞門以蔽內外設反坫

以待列國之使以鮑叔牙疑其事問曰君奢亦奢君僭亦僭毋乃不

可乎管仲曰夫人主不惜勤勞以成功業亦圖一日之快意為樂耳

若以禮繩之彼將苦而生怠吾之所以為此亦聊為吾君分謗也管子之言自亦圖

一日快意為樂耳鮑叔口雖唯唯心中不以為然話分兩頭却說圖

太宰孔自葵邱辭歸於中途遇見圖獻公亦來赴會宰孔曰會已撤

矣獻公頓足恨曰敝邑遼遠不及觀衣裳之盛何無緣也宰孔曰君

不必恨今者齊侯自恃功高有驕人之意夫月滿則虧水滿則溢齊

之虧且溢可立而待不會亦何傷乎獻公乃回轅西向於路得疾回

至晉國而薨晉乃大亂欲知晉亂始末且看下回分解



